

爸爸爸爸

韩少功名篇珍藏本



作家出版社

爸 爸 爸

韩 少 功 名 篇 珍 藏 本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爸爸爸：韩少功名篇珍藏本/韩少功著. - 北京：作家出版社，2009. 6

ISBN 978 - 7 - 5063 - 4635 - 1

I. 爸… II. 韩… III. ①中篇小说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②短篇小说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034027 号

爸爸爸——韩少功名篇珍藏本

作 者：韩少功

责任编辑：汉 睿 朱 燕

装帧设计：曹全弘

出版发行：作家出版社

社 址：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：100125

电话传真：86 - 10 - 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 - 10 - 65004079 (总编室)

86 - 10 - 65015116 (邮购部)

E - mail: zuoj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zuoja.net.cn>

印刷：紫恒印装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：152 × 230

字数：300 千

印张：27.25

插页：12

印数：001 - 12000

版次：2009 年 6 月第 1 版

印次：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063 - 4635 - 1

定价：33.00 元



作家版图书，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。
作家版图书，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韩少功 男，汉族，1953年1月出生于湖南省。1968年初中毕业后赴湖南省汨罗县插队务农，1974年调该县文化馆工作，1978年就读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，先后任《主人翁》杂志编辑、副主编（1982年），湖南省作家协会专业作家（1985年），《海南纪实》杂志主编（1988年），《天涯》杂志社长（1995年），海南省作协主席（1996年），海南省文联主席（2000年）等职。

主要文学作品有《韩少功系列作品》（九卷，人民文学出版社，2008年），长篇小说《马桥词典》，长篇笔记小说《暗示》，长篇散文《山南水北》。另有译作《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》、《惶然录》等。曾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（1980年、1981年），上海中长篇小说大奖（1997年），全国鲁迅文学奖（2007年），华语传媒文学大奖（2007年），以及法国文化部颁发的法兰西文艺骑士勋章（2002年）等。长篇小说《马桥词典》被两岸三地专家推选为“二十世纪华文百部文学经典”之一。作品有三十多种外文译本在境外出版。



任玉明 摄

功夫

前言

“名篇”含义模糊，只是个相对概念，比如名之于前辈，不一定名之于后辈；名之于雅士，不一定名之于村夫。何况时空茫茫，任何大数在无限面前都几近于零，名噪一时者差不多都终将烟消云散吧？

因此，作家出版社约这本中短篇小说集，以“名篇”为大体入选尺度，需要略加说明：这不过是指涉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部分欧亚国家的有限影响——以列为插图的一些译本封面为证。

这些作品虽无可观，却有助于后人辨析声名的形成过程和复杂机制。大体而言，文学是作家的创造，也是诸多外在因素的缘聚则生。昨热今冷或昨冷今热、此热彼冷或此冷彼热，乃文场寻常事，多缘于具体语境的分殊，取决于共同体的各种势变，包括经验蕴积、教育传承、心理需求、传播条件、价值规约、审美朝向，以及同期作品之间的衬比或吸附效应——如同一个棋子，在不同棋局里的功能和地位就很不一样。“时来天地皆同力，运去英雄不自由”。一个作家置身于经济、政治、文化等多方合力之下，身不由己撞上了声名放大或声名缩微，岂能不在历史这个庞然大物面前深吸一口凉气？

在另一方面，优秀文学又是跨越时空的，不论遭遇多少时过境迁的变局，仍能以最大概率百折不挠，放射光芒，深入人心，一如老子的语境已远，后人仍能分享《道德经》的智慧；屈原的相关条件不再，后人仍能共鸣于《离骚》的悲情。人类至今还是一个脑袋两只手，至今还分成男女、贫富、智愚……这些基本面在可预见的将来似乎也变不到哪里去。故天不变道亦不变，道不变文亦不变，不管文学史如何不断改写，不管解读系统和评价系统如何无常，但只要展开更广远的时空，惜遭埋没的作品也许不少，久冠虚名的作品却断不会多——至少，时间是一个称职的减法大师，一个无情的去伪能手。在一般情况下，三十年以后，或三百年以后，一个面世作品的核心价值大概就水落石出了。这大概才

可算作真正“名篇”的基本门槛。

当然还只是一道相对的门槛。

对这样伟大以及更伟大的文学，笔者虽不能至，却心向往之。

韩少功

2009年3月

目 录

西望茅草地 / 1
飞过蓝天 / 29
风吹唢呐声 / 45
爸爸爸 / 67
归去来 / 107
女女女 / 120
暂行条例 / 161
故人（外一篇） / 201
鼻血 / 219
鞋癖 / 230
北门口预言 / 251
领袖之死 / 261
暗香 / 272
红苹果例外 / 284
很久以前 / 313
山歌天上来 / 355
第四十三页 / 412
韩少功文学年表 / 428

西望茅草地



茅草地，蓝色的茅草地在哪里？在那朵紫红色的云彩之下？在地平线的那一边？在层层岁月层土之中？多少往事都被时光的流水冲洗，它却一直在我记忆深处，像我的家乡、我的母校、我的摇篮——广阔的茅草地。

一

中学毕业那年，正碰上国家动员青年支农和支边——建设祖国的庄严号召，争当英雄的豪迈理想，怎不使一个青年人热血沸腾？父母都以为我疯了，在几本苏联诗集里走火入魔了。照他们的意思，如果不能继续升学，考虑到家里的困难，那么我至少应该去就业赚钱，何况那个金属轧延厂已经同意我上班。我烦透了他们的唠叨。谈判，吵架，绝食，摔打家具……一切都过去了，行李还卡在父亲手里。心一横，我只身混上西去的列车，混在下乡的同学当中，只带了一支牙刷。

道路神圣而漫长。当列车穿过白天与黑夜，驶过重重青山，广阔的茅草地展现在我们面前。拔地而起的巨石，扑扑惊飞的野鸡，木桥下弯弯的河水，还有耳环闪亮的少数民族妇女，一切都令人兴奋不已。据领队的老杨说，这里汉、侗、瑶等多民族杂居，经过历史上多次大规模械斗和迁徙，人口日益减少，留下一片荒凉。可荒凉有什么要紧？一张白纸可以画最美的图画。眼下我们要在这里亲手创建共青团之城，要在这里“把世界倾倒过来，像倾倒一只酒杯”！

一个光着头的小老汉赶着马车来车站迎接我们，帮我们转运行李。见我们一时找不到茶水，他递来一只军用水壶，请我们喝米酒。

“请，请！”他的一只手盖在另一只手的腕节上，据说那是表示恭敬的当地习俗。

“酒？谢谢。老大爷，有冰棍吗？有汽水吗？这里有什么水果吗？”

他显得有点为难。不知是谁，发现路边一个姑娘的背篓里有红薯和藕，大家一拥而去，把他和酒忘在一边了。

直到我们来到欢迎会场，领队的老杨请他上台讲话，我们才

吃了一惊：他就是场长？就是那个早有耳闻的转业上校？

他累得全身是汗，不知什么时候脱了上衣，往台前走的时候，被老杨拉了一把，才找来一件白布衫遮去赤膊。他走路的时候，有老骑兵常见的罗圈腿步态。

“说什么呢？我是个大老粗，老丘八，肚子里没词。我要说的第一点，刚才老杨已经说了，就不说了。我要说的第二点，不说你们也知道，也不说了。”

这种开场白真是逗人笑。

扩音器发出尖锐的电流声，大概是被他的大嗓门震出了毛病。他觉得电流碍事，索性把扩音器抹到一边去，直接向我们喊话。这就说到他的第三点了：“……茅草地现在一无所有，丑绝了。但这有什么要紧？锄头底下出黄金，只要肯流汗，只要肯下力，将来这里就是聚宝盆，就是人间天堂！那个歌怎么唱来着？什么江南……江南……老杨，你机西分子呵，也晓不得？……”

后来才知道，他是指一首《江南处处好风光》的歌。他“晓不得”唱，更痛恨老杨同样“晓不得”唱——像本地很多农民，他把“知识分子”说成“机西分子”，把“不晓得”说成“晓不得”。我们再次笑得前俯后仰。

“以后我们要有洋房子，有大马路，有电影院，有运动场，有工厂和大学，还有这个这个……”他两手摇了两下，做了个拉手风琴的动作，大概就是指手风琴了。“不实现这个目标，砍掉我的脑袋，就地正法！完了！”

全场暴发出山崩石裂般的掌声。

他笑着摆摆手：“现在不鼓掌没关系，兑现了再鼓掌。嗯？”掌声更响了。

二

我后来才知道，茅草地一点也不诗意，而是没完没了的地雷阵。那些大大小小的顽石，盘根错节的树茆，就能把耙钉和锄口每天磨熔好几分，震得我们这些少男少女的手心血肉模糊。要命的是，这样的地雷阵一眼望不到头，还不把我们吓晕？

玉米，木薯，黄豆，甘蔗……我们的脑子里从此只有草本和

木本，再加一点大粪和农药的气味。出工两头不见天，一个个都晒得像黑人。晚上回家还要剥麻，剥花生壳，修补簸箕和箩筐。这样还是忙不过来。刚锄完这里的草，那边的草又比苗还高了。累得两眼翻白喘大气了，豆苗还是稀稀拉拉。但我们还要播种，开荒，播种，开荒，朝无边无际的前方抛洒汗水。场长说过，全国大干快上，我们这里也要一年自给，三年大变，建成一个“共产主义的铁营盘”。

伙食慢慢变得糟糕。三菜一汤不过是接风宴，食堂里很快就只剩两个传统节目。一是黑糊糊的咸干菜，像是熬中草药，一揭锅盖就让人翻胃。二是干辣椒汤，一沾舌头就像电击，电得你舌头发麻全身冒汗，因此又有了“感冒发散剂”的外号。场长有时也带几个枪手去打野鹿和野猪，让大家好歹闻一闻肉香。或者是搅几桶巴豆水去河里毒鱼，只是吃鱼时把鱼内脏全部丢掉。但这样的美事一个月难有三两回，润滑枯肠只在片刻。知识青年们不能不怀念城里的汤面和肉包子，不能不在地头整日期盼开餐的钟声，甚至不能不偷盗——有个外号叫猴子的家伙，有一次在厨房里偷喝猪油，咕嘟咕嘟像喝开水，一碗灌下肚去，闹得自己脸色发青，肚子剧痛，往厕所里接连跑了十几趟。

好容易等到一个雨天，该休息一下了吧？该让大家睡个圆吞觉吧？可天刚蒙蒙亮，厨房那头刚有点劈柴的动静，地坪里就有惊天动地的脚步。

咚咚咚——每张门也被敲得炸响，从东往西一路雷霆万钧。“起床，起床，人家三工区的已经挖了五亩地啦——”这是场长的声音。

队长似乎在讨价还价：“场长，这雨还在下……”

“雨不大，不大。你们把斗笠雨衣带好。”

“有三个人请病假了……”

“他们吃了饭没有？每餐吃得下半斤米的，都是假病。不能吃饭的就关起门来睡觉！”

“可能也是太累了呵……”

“只听过病死的，没听过有累死的。后生怕什么累？力气从来用不完。越用越有，越不用越没有。知道不？”

场长喊工以后，把一杆特大号的耙头往肩上一搭，自顾自朝地里走去，一双大套鞋在泥水里叭哒叭哒。

我们怎么也赶不上他。在那一刻，我全身散了架，肩膀找不到胳膊，屁股接不上膝盖，腰杆与背脊两不相干，意识中的手已经伸了出去，明明是去抓耙头把，结果却抓来空气或者雨水。

我的脑子里也七零八落。场长与酸菜交错，队长与厕所重叠，被子在下雨，耙头在唱歌，厨房挤压腰杆，母亲哽在喉头……我费了好大的劲，才把以上这些事物重新编织出顺序和条理，弄清楚我是在哪里，在什么时候，在干什么。我明白了，我正顶风冒雨走在一棵桑树下，雨帽的一角呼啦啦拍打着脸。

赵海光在我前面扑通一声滑倒了，半天没有起来。我去拉他时，发现他已成了软软的一堆。

“猴子，你怎么啦？”

“我要睡觉，要睡觉呵……”他迷迷糊糊。

“你疯啦？这里怎么睡？你不要命呵？”

他摇摇头，算是惊醒过来，看了看四周，对风雨和泥泞恨得咬牙切齿：“催命鬼！害人精！臭阎王！我操你八辈子——”

我赶紧说：“猴子，忍着点，起来吧。”

三

队长外号李瞎子，是本地农民，眼睛不太好，经常眯着眼像刚刚睡醒。他其实很有心计，补个筲箕，做张板凳，用胡琴拉一曲采茶调或西湖调，都是无师自通。但他从不当出头鸟，即算对领导不满也是阳奉阴违，即使耍奸取巧也不露痕迹，有时带着我们早早上地，却听任我们打鸟或者挖蛇洞。他装作没看见。

他的缺点是满脑子迷信，一看见坟就要绕着走，挖野坟时也决不动手，说是怕鬼来敲门，怕先人们生气。这样的人当然对科学不感兴趣，一听到我们说起分子式或者光合作用，就一个哈欠放出来，睡着了。

我们只好直接找场长建言。

“科学？”他倒显得很注意，在地头盘腿坐下来。

“种种种，土质情况也不明，肥料供应也不足，不是纯粹浪费劳力吗？这样还想赶上英国美国？”一个女知青放了头炮。

“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。广种薄收根本是错误的方针，是好

大喜功的左倾盲动主义！”另一位男知青跟上来大扣帽子。

“你们慢点讲。”场长有点慌。

我们七嘴八舌，建议缩短战线，建议注重管护，建议因地制宜，建议广开门路多种经营，养羊啦，养兔啦，养蜂啦，还有自制蜂王浆的生财之道，马尔采夫耕作法，约克夏肥猪，五零一菌肥——我们只差没说到超音速飞机和人造卫星了。

肯定是我们的渊博知识吓坏了他。他眼睛眯成缝，嗯嗯呵呵听了一会儿，最后给我们一人递了一根烟：“你们还真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呵。问题是，你们说得花一样，都搞得成器？都能吹糠见米？”

我们后来才知道，他有一次从外地引进高产蚕豆种，不知为什么到头来连种子钱都没赚到，气得他直骂娘，从此对新事物总是敬而远之。

“场长，你放心吧。我舅舅是农学院教授，你不相信我，总要相信他吧？”

“场长，你不要门缝里看人呵，总得给我们机会吧？”

“场长……”

“好，考虑考虑。”他总算点头了。

不过他还是不大放心。据说他事后对别人说：几个书生还来教我种田？我当田把式的时候他们老娘还没动胎吧？他根本不同意缩短战线——当时大开荒正在他兴头上；也不同意养什么蜂——他觉得蜜糖饱不了肚子。他只是对什么菌肥稍感兴趣。理由是，茅草地太广阔了，要种的作物太多了，全场干部群众再加上牛们猪们，满打满算就五六百个屁眼，根本屙不过来。肥源问题确实一直让他很伤脑筋。

四

造菌肥需要一些基本的条件。可我们连量杯和试管都没有，只能拿瓦钵和面盆来代替，更不要说什么搅拌机和恒温室了。场长破天荒让我们买了两支温度计，打了几个木头架子，就好像割了他的肝肠肚肺。他一天来看两轮，问什么时候可以出肥料。见十多天没动静，老是在试验试验，他有点沉不住气，摸摸钵子和

温度计，揭一揭蒸笼盖，显得焦躁不宁。一看他那样子，就知道他恨不得我们今天开工，明天出货，后天就是庄稼嗖嗖往上蹿，玉米棒子大得一筐只能装一个。

他拍拍我的肩，把我拉到一边，说起地上功夫如何紧张，说队长们埋怨劳力抽调得太多，说兄弟农场又送来了挑战书，那意思很明显——要我们切实抓紧。

当然得抓紧，可牛顿和爱因斯坦也有失败的时候吧？任何伟大的事业都得有一个过程吧？要命的是，第四次制种又是失败。偏偏在那一天，两个不争气的准牛顿上工时间溜号，去玩一把篮球，正在球场上快活，被场长撞个正着。

他黑着一张脸，气呼呼地闯过来，摇着草帽扇风，把土温室里里外外看了一圈，又盯住了我们这些劳动力脚上刺眼的鞋和袜。

“下午挖地，都去挖地！”他终于一扬巴掌。

我没听懂，“我们还有棉饼没有磨完……”

他背着手走了，再一次挥掌：“挖地！”

“场长，你得有点耐心，这次失败是有原因的。我们已经找到了办法……”

他冷笑一声，“你们是做粑粑呢，还是做面条？一点臭气也没有，还说是肥料？有了这么多的日子，你们就是屎也能给我屎两担了吧？”

一位女知青当场气得要哭。

场长是相信大粪的。这没有办法。他嗅了半个月，还没嗅到大粪的气味，就认定我们的菌肥完全是骗人，因此必须把骗子们轰回地上去。

五

又是挖地，播种，挖地，播种……我们咬紧牙关，捶打自己的腰背，揪出衣角的汗滴，然后敲锣打鼓向场部送开荒喜报。好像出大力流大汗是我们唯一的本分，是这辈子过早定型的宿命。天呵，连我这个最不叫苦的人也隐隐不安起来。

场长好像没有这些不安。相反，他一上地就高兴，一上地就来了气力，简直是个天生的劳动疯子。不论在哪个工区，他比年

轻人更卖力，手里的耙头三抡两舞，一晃眼就把别人甩下好远。饿了，咬个生红薯或生萝卜。渴了，到溪边或者塘边喝一捧生水。他的两个干儿子，据说都是抗洪时得救的孤儿，只有八九岁，也被他带到地上去，一人扛一把特制的小耙头，跟着他参加生产劳动，累得哇哇大哭也不可回去。干部们更跟着他遭罪。在他的命令下，会计做账，秘书写材料，基本上只能在晚上加班，以至有个会计经常暗地里冲他瞪眼睛。

歇工时，他就抽燃烟，笑眯眯地说点往事，诸如新四军、汉阳造、黄桥战役、板门店谈判、扒铁路埋地雷、拿棉絮当烟丝烧什么的。

如果受到什么人邀请，他还会走腔走调地唱歌：

光荣北伐武昌城下，
血染着我们的姓名；
孤军奋战罗霄山上，
继承着先烈的殊勋。
千万里转战，风雪饥寒……

最初，即使是不太准确的音调，也能唤起我庄严神圣的情感。但肚子里越来越空洞和枯索的时候，累得一倒下去就天旋地转爬不起来的时候，武昌城还与我有什么关系？大刀与硝烟，老兵的笑脸，离我实在太远，远得模糊起来。

我很难把认真倾听的样子坚持下去。我担心自己的思想已经出了毛病。

六

猴子自称会算命看相。他解说天庭和地角，断定这个有桃花运，预告那个仕途广阔，唯独说到场长时口出恶言。照他的说法，场长耳垂短，一定是短寿；左眼角有杀气，将来定有血光之灾。不可泄露的更大天机是，他说场长前世一定是老虎和猪配的种——否则今生为何又蠢又恶？

知青们哄堂大笑。

我却没怎么笑。说实话，场长也让我恼火，但有几招令我不得不服。他枪法精，出门打猎从不空手归。扶犁掌耙也有一手，没有什么功夫拿不下来。估猪羊的重量，估地上的产量，总是一眼准，眼睛就是一台磅秤和天平。何况——他还是小雨的父亲。

认识小雨是我的不幸。她是我们工区的猪倌，人缘好，手脚勤，却不大讲话。与男知青们接近的时候，你们讲话，她只是听；你们打球或拉琴，她只是看。你要是同这个哑巴开开玩笑，把她逼急了，逼得红了脸，她最激烈的抗议也只是朝你打一拳。

这一拳通常很重，让你明白猪司令不是白吃饭的。

有一次她在甘溪边洗衣，我们刚好从木桥上过，放下几担棉饼，望着河水打主意。甘溪的水从远山流来，绿得发蓝，清澈而冷冽。黑色、黄色以及白色的石头在水中闪动。水面跳跃着太阳的光花。

真想到水里过一把瘾，可农场有禁止下河游泳的命令。猴子鬼头鬼脑地朝我挤眼皮：“不准下河，掉下河的另当别论吧？”

我心领神会，身子晃了晃，大叫一声“不好”，便连衣带鞋跌落下水。伙伴们当然个个都高风亮节，关键时刻舍己救人，迅速脱掉衣履，一个个飞燕式滚翻式炸弹式马桶式纷纷扑向水中，在浪花中大显共产主义的身手。

小雨不知是计，在岸边大喊救人。

“再吓她一下怎么样？”我对猴子丢了个眼色。

“完全赞成！”

我和他潜下水去，故意伸手在水面挣扎，咕噜咕噜大口吐出水泡，一个惨兮兮行将灭顶的样子。

我们事后才知道，她当时吓哭了，忘了自己不大会游泳，也呜呜呜扑进水里来了。当我们把她救上岸，冲着她哈哈大笑，她情知上当，气得抓住身边的稀泥，一把把朝我们猛射。“你们可耻！可耻！可耻——”

她水淋淋地冲上岸，就找队长告状去了。这家伙！

七

小雨的告状害人不浅，让我们不得不在会上作检讨。一气之